Höre meinen Schrei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31284500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Major Character Death
Category:	M/M
Fandoms:	ultraman taro - Fandom, Ultraman Taiga - Fandom
Relationship:	泰罗托雷
Characters:	泰罗, 托雷基亚
Additional Tags:	2020年补档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1-05-14 Words: 6,526 Chapters: 1/1

Höre meinen Schrei

by Gigot

Notes

* 不看官方设定胡言乱语说泰罗≠东光太郎对我是冒犯

Höre meinen Schrei
/我曾经做过许许多多不同的人，只是未曾有过
让马蒂尔德·乌尔巴赫死在自己怀中的幸运。/博尔赫斯《赫拉克利特的遗憾》

他很想泰罗，比任何时候都想泰罗。
“我会来看你的。”放逐他的时候，泰罗如是说，也如约每隔十年降临到地球上陪伴他三个地球日出，那时他不以为然，而如今，二十二年又十个月，泰罗的影子和光都未光顾这可怜的行星，托雷基亚浑身上下都不舒服，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他察觉到血流和激素作用时神经不受控的反射，骨头也消极待他吱吱嘎嘎响个不停，不得已他去人类的医院检查，愚蠢的医生认定那是某种愚蠢的孤独症，而他不以为然，只将之当成缺少日晒造成的骨质疏松。
托雷基亚不思念等离子火花的光芒。
路上的男男女女们说个不停，他们怎么永远有话可聊？闪闪发光的眼黛、晶莹剔透的指甲，枯坐在街边长椅上时托雷基亚一直在思考，孤独并不难捱，只是他心中的诗篇已尽。
被放逐到地球上的第一个十年，他不停地诅咒泰罗，故意说泰罗听不懂的地球语言，那是一些非洲部落和游牧民族的语言，原住民相信那有什么诅咒能用以杀死敌人，所以虽然托雷基亚不信他们的愚昧却期许愚昧的诅咒能好用一二。第二个十年泰罗到他身边来，模样大变，浑身上下都是血，张口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如约来了，托雷基亚。”
他讷讷无言，再没使用过那些古老又愚昧的语言。
泰罗一定会来的。
进剧院之前托雷基亚一口气吃完了一整袋薯片，然后把包装袋折叠成四角尖尖再丢进垃圾桶，他买了尼伯龙根的指环套票，轻松安排了自己整整四个晚上，永恒的生命永恒的诅咒，他杀不死自己，在驱逐永恒的路上，他必须耗费心思才能穿过每一晚的寂寥。
被放逐时泰罗说：“我把你的变身器放在某个地方，某一日你悔过自新、领悟守护的意义就会找到它。”
托雷基亚将之理解成永恒的放逐。
女武神布洛希尔德因违背命令被奥丁囚禁在岩石之上，第一个穿过火焰的人能成为她的丈夫，她和英雄西格德欢心地在岩石上玩闹，说：“我已经将一切交给你了。”
“在你教给我的一切之中，对布伦希尔德一见倾心是我学得最快的。”
他们为爱情欢呼着万岁时，托雷基亚微微侧着头，眼睛一眨也不眨，他什么也不思考，而是思绪好似陷入紊乱的甘甜之中，泰罗来了，自他被放逐，每一回泰罗到他身边来都会这样影响他。走出剧院，走到寂寥的星空之下，所有星星之中最亮的那个，奥特签名在天边闪烁，托雷基亚捂住胸口，仿佛钙质和磷脂构成的肋骨之中，那血肉受造的心脏活转过来跳个不停，他心中默念：来了，来了，到我身边来。
托雷基亚远远喊他：“你迟到了，No.6！”
才说出口，他悔恨得无处遁形，托雷基亚几乎不相信自己能发出如此喜悦的声音，好像胸腔都在震颤。他又如此高兴，仿佛将自己的自由拱手相让被如此惩罚也不是什么

大不了的事。他愿意被惩罚。但那身影闪烁了一下又很快消失了。
他手足无措地呆在原地，直到层云聚集，雷电轰鸣。许久后，泰罗慢慢地走了过来，他完好无损，手上扯着自己的披风，他说：“我来晚了。”
托雷基亚一点也不恨他，寂静无声地望着他。
他几乎没怎么变，还是以前的样子。
泰罗目光下托雷基亚无处遁行，他也没有对抗泰罗的手段，前几个不记得是第几个十年的时候，他还会尖叫着：“不要再靠近我了。”
现在他完全明白，如果泰罗照做，自己一定会在肉身毁灭之前先成为一具行尸走肉。
泰罗说：“我很快就会离开。”
“会准时来么？”托雷基亚仔仔细细地观察他，他捧着泰罗的手，亲吻他冷冰冰的手背，而泰罗像一具无声息的石膏雕塑，在他的热泪和亲吻之中也毫无反应，“什么时候你会再来看我？”
泰罗说：“不会再来了，我是来与你告别的。”
他抽回手，几乎在下一刻就一跃而起飞向了远处的天空。
托雷基亚无法形容自己是从何种境遇之下返回剧场的，他浑身湿漉漉地坐在剧院舒适的椅子上发抖，乐曲也正进行到暴风雨和闪电的碰撞，舞台上降临了另一个女武神，在她的茫然和恐惧之中，女武神布伦希尔德高唱着自己的爱情和对奥丁的赞美：“奥丁，我的父亲，他将我这清白女子囚禁在岩石上，他的惩罚却使我得到了爱情，难道是因为我履行了他的心愿么？”
另一个女武神，她的姐妹，劝阻道：“扔掉那指环吧！奥丁是那样说的！”
“走吧走吧，若不是来祝福我的，那便走吧！那是我爱情的证明！”布伦希尔德唱道：“奥丁，那无情的神……”
托雷基亚踉踉跄跄地逃出了剧院，因在那舞台之上，正讲述着某种恐怖的命运。
“日出7点22分，日落4点28，月出7点04分，月落……阿穆尔河的水位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，”托雷基亚微垂着的头顿了下，他转过身，惊讶道：“泰罗！”
天空之上还有一段晴日的留白，城市寂静。
泰罗悄无声息地停在他身边，披风半裹着自己半边躯体，“托雷基亚……”他说得很轻，仿佛在确认什么似的。
托雷基亚却很高兴，他说：“No.6，你总是出人意料的可爱。”
又问：“是什么让你改变主意了？”
“你到底想去哪呢？托雷基亚，我们曾经那么亲密，但如今……我越来越猜不透你了，在寿命上我们分享着时光的永恒，我以为我们大有威能，能在光芒和正义之中驰行，我越来越不懂你了，你究竟想要到哪里去？”泰罗走到他身旁，“别再用「虚无」什么的没用的话来搪塞我了，我知道你有多向往光明，我飞上等离子火花塔低头看你的时候……就完全知道了。别再搪塞我了，告诉我你想要什么，托雷基亚，告诉我。”
他试探着抱住托雷基亚，雾崎像被火焰烫了似的挣扎起来，泰罗轻声吼他：“别动，用力抱紧我。”
“不行，”托雷基亚抚摸他的胸甲，低沉嗓音蛊惑得近乎妖异，光之国时托雷基亚从不这样讲话，“如果我让你得偿所愿，你就再不会来见我了。”
他置若罔闻，
“也实现我的梦想吧。”泰罗在他耳边喃喃，“我触碰不到你……我只能隐约察觉到你的

光。”他反反复复地哀求他，可雾崎一直用甜蜜温顺的声音残忍地否决。泰罗完全明白在托雷基亚内心深处已生成了某种痕迹，与他们心口不一的爱和渐行渐远的友谊组合成无望的图腾。泰罗逐渐听不清自己究竟在说些什么，宇宙一般熟悉而温暖的黑暗翻涌上来，他仿佛看见了托雷基亚向黑暗的更深处疾驰的背影，“我们还能一起去冒险么？”
托雷基亚肩头一沉，他碰了碰泰罗的额头：“No.6，你说了太多乱七八糟的话，我听不懂，一句都听不懂。”
“我还想，和你一起去冒险。”泰罗留恋地将「和你一起」四个字咬得很重，在托雷基亚得意得近乎骄傲时破碎成细碎的光芒，他踉跄一下，迟疑地碰碰自己的肩膀，西方一轮太阳燃烧着沉下去，托雷基亚迟缓地让目光正对仍活着的恒星，见证了白日的死期。
天空之中闪烁起一个从未见过的奥特签名，托雷基亚被唤醒似的艰难地拼读那个名字，他默念一遍，惊讶得微微瞪着眼睛。那孩子似乎察觉到了他的视线，愣头青似的扎进丛林之中。
那银色的孩子有着他的眼睛。
泰迦小跑着跑出来，然后从地面上捞起赤红的披风，深吸两口气，他问：“你是不是觉得什么光明啊、黑暗啊笑死人了？”
托雷基亚斜眼看他，微笑反问：“小孩子，你又知道什么？”
“我完全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！”泰迦一步步地后退，即便毫不畏惧，仍旧哆嗦个不停：“你认为一切虚无，在这虚无之上你又想要建立什么正义呢？一门心思驳斥父亲的正义，我完全明白了，因为你知道你战胜不了我父亲，你甚至没有挑战他的勇气，你不想得到你的正义，你只想死在他手里。你是个懦夫！”
天空中接连不断地亮起奥特签名，两个陌生的奥特战士落在泰迦身边，风马提醒道：“那是托雷基亚，他非常危险，不要靠近他。”
痛苦之前，他前所未有地自由——恐怖的自由，好似一条不安的河流终于冲出河堤，在奔向毁灭的俯冲之中，在那儿他感到自由自在。
托雷基亚不再能用任何一种方式感知泰罗，他强迫自己不再回想起泰罗消失在自己面前的那一幕，但在月光穿梭的世界又是如此寂静，他躲进阴影里，孤独和狂乱的思绪在他身躯之中疯长，尽管来吧，尽管来吧，刀剑的锋芒，尽管来吧，用这具身躯试试看吧！
他如日出将死一般痴望着太阳，“明月俯仰在，眼中无故人。澹澹江河远，靄靄苦雾深。徘徊久长吟，依稀见天光。逐夜尽驱驰，金乌从云出。”
“你为什么知道我要来……”泰迦见到阴影之中的托雷基亚吃了一惊，不禁回想起风马的劝告，而注视着这道幽蓝的魅影，身躯仿佛感受到了某种原始的邪恶似的颤栗起来，他完全相信了，托雷基亚比他听说过的任何一个敌人都要更可怖，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托雷基亚？难道这都是你的计策之内么？”
“我想承认的。”雾崎抬起下颌，“但我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“我父亲——”
他的食指搁在自己唇间，感慨道：“多刺耳的称呼。”
“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格里姆德的复苏难道不是你的阴谋么？”泰迦气急败坏地问：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你要那么做？为什么？你们不是朋友么？”

“格里姆德早已被泰罗杀死了——”
“你胡说！——”泰迦像想到什么似的突然捂住自己的嘴，局促不安的样子像做了什么错事，他欲盖弥彰地掩饰：“总而言之，你今后要做个好人，做个好人……”
西风扫落叶，泰迦停了下来，眼眶里蓄满泪水，哽咽着说：“你还我爸爸！”
雾崎到奔腾的河流旁去，暴雨之中浑浊的水翻卷起泥沙，白沫随着河面滚滚东去，他什么也不想，僵立在那整整十四天，第十五天的日出，阳光照在他身上，托雷基亚仿佛又一次听到了他的名字，他微微抬起下颌投身到不安的浊江之中。
“邪神格里姆德又开始活动了么？”希卡利头疼得要死，自从泰罗将格里姆德与托雷基亚完全地分开之后，邪神从长眠之中彻底地苏醒了，起初泰罗用自己的奥特心脏将之封印在博尔赫斯行星，但十年前格里姆德似乎感知到什么似的疯狂地活动起来，故而泰罗被迫沉睡着银十字的培育箱中。
短短十年，五感之中，视觉和触觉已经完全地失效了。
梦比优斯一个劲儿地叹气：“不是的，如果是格里姆德，又要好一顿折腾。”
希卡利不赞同：“科技局是一直依照躺在银十字的泰罗来监控格里姆德的。”
他调出监控记录，指着讲：“一旦泰罗的身体指标短时间下跌，毫无疑问就是格里姆德又一次活动了。”
“不是的，”梦比优斯背着手，歉意很重。
希卡利停了停：“他去了地球么？”
梦比优斯点了点头。
希卡利忧心极了，“泰罗的奥特心脏还在维系那个封印。”
“泰罗哥哥不会真的死去。”梦比优斯拍拍他的肩膀，“他会回来的。”
干燥的松木噼里啪啦地火焰里作响，雾崎湿漉漉的发梢贴在脖颈上，他牙齿打颤，哆嗦个不停，火焰的另一端，俊秀的年轻人仔仔细细地端详他："那一缕头发，是蓝色的么？"
雾崎没回答。
"你住在水里么？"光太郎托着自己的脸，安逸而温和，甚至有些无聊："你是我遇见的第一个人呢。"
"你从哪儿来？"雾崎微笑着，眼中却酝酿着危险的意味。
光太郎把烤鱼递给他，耸耸肩："不清楚，有印象的时候我就在这儿了，如果按照日出计算，15个日出？"
他冷笑一声，又不再讲话了。
"你住在河水里？"
"不，"雾崎依旧笑着，"不，我去自杀。"
火光照亮他半张脸，英俊又年轻，仿佛广袤的碧空留不下一丝抑郁的阴翳，光太郎停了好一会儿，问："为什么？"
"那不是你想知道的么？"雾崎膝行到他面前来，温驯美丽的眼睛柔和地望着他，"泰罗，那不正是你想要知道的么？你什么时候学会打趣我的手段了？我一点也不高兴，因为我不喜欢别人试探我，但我喜欢你做任何事。"
他痴痴伸出手去碰泰罗的侧脸，光太郎猛地侧头躲开了，火光摇曳，泰罗脸上的影子也猛然一晃，雾崎收回手，寂灭的神情近乎死："你赢了，随你怎么做吧，我没有违背你意志的勇气了——已经完全输给你了，随你要怎么审判我吧，你所说的每个字，我

都会让你满意的。"他碰了碰自己的嘴唇，托雷基亚没办法说出'死'，雾崎皱着眉，试了又试，却全然不成功，十五天前泰罗在他面前死去，他想到'死'一瞬间便跳进冰凉的河水之中，死而又生的泰罗面前，他说不出："我不能忍受你死去。"
"我知道，你不会……你是我的英雄，一直都是，只要是你想要改变的没什么不可改变的，二十年前我还不肯相信，因为你要改变我的意志，那怎么可能呢？"他嘴唇一个劲儿地哆嗦，"居然又做到了……你总做得到。"
光太郎抚摸他的侧脸："你认错人了。"
雾崎定定地望着他，眼里流出泪水来。
他抱住他，手指插进他湿漉漉的发间，"你说的人，一定是个混蛋。"
托雷基亚仰头望着明晃晃的白日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流泪。
入夜之后他抹了抹眼角，不再哭了，懒懒散散地靠着粗壮的树木休息，仿佛等着来猎杀他的猎人引颈受戮似的，光太郎拿狗尾巴草去搔他的鼻尖："你怎么什么也不说了？"
"你想听我说什么？"雾崎并不睁开眼睛，"就算你想听我赞颂你的阴谋诡计，也要等我休息好了。"
他无奈地笑道："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还是你的救命恩人。"
"ZAT队在两千年就解散了，而你穿着ZAT队服，"托雷基亚倦怠地望着他，已然昏昏欲睡："你想听我怎么解释？我是被命运输给你的，我可一点都不怕你……"
光太郎低头笑笑，“我怕你，好不好。”
雾崎懒得理他，光太郎却只望着他一昧地笑，托雷基亚抬了抬眼皮："你高兴什么事？"
"什么事都高兴。"他如是回答。
次日雾崎被绿叶的涩味和花朵的吲哚味唤醒，他捂着口鼻不停地打喷嚏，好不容易适应了刺鼻的味道，便看到光太郎捧着一把绿植远远跑来，"你醒啦！"
"这……"看着眼前的景象，雾崎茫然无措，他昏睡的时候，泰罗昼夜不停地用树枝和不知从哪儿采来的野花搭了个草棚，他的好朋友凭借着一股孩子气的执着薅秃了种种不知名的野花，草棚的末尾，只露出了红柳的枝条。雾崎看到光太郎闪烁的眼睛，了然摸了摸鬓角，什么也没有——他皱着眉从自己蓝色的发尾拽下一簇丁香花，攥在手心里，轻声道："幼稚。"
"这个也给你，"光太郎把自己的奥特勋章递给他，"别哭鼻子了，好不好？"
雾崎捂着自己的胸口，心中升腾起紊乱的甜美来，他问："你记得我是谁么？"
光太郎摇摇头。
"我叫托雷基亚，是你的。"
"你一定在骗我。"他无限失落，"怎么会有那种好事？你一定很会捉弄人。"
又问："你说的那个人，是怎么回事？"
"是好人，好人都无聊的。"雾崎顿了顿，摩挲着手里的奥特勋章："我爱他，片刻不停，想永永远远和他在一起，但现在不想了，一点也不想了。"
光太郎无言望着他，又躲开他的视线去拨弄绿植的汁液，"你什么时候去找他？"
"不去。"
他说："好吧，你什么时候离开？"
"不再离开了，没有离开的必要。"

他看起来很开心，眉梢眼角都是笑意，脖子上的丝巾随风拂动，雾崎想起那个仿佛有着他眼睛的孩子，伸出的手再次退缩了。
“托雷基亚，”光太郎念他的名字，他回答一声，泰罗就再念一次，仿佛不知疲惫似的，“喜欢你！”
攥碎的丁香花渗出汁液。
光太郎忙个不停，仿佛要在这寂静无人的森林里搭建出永居的巢穴似的，他们一同在太空中驰骋时，约定要一同去宇宙的最深处探险，泰罗向他发誓，而泰罗从不爽约——如今却奇怪得过分，泰罗已经丧失了记忆，但光太郎的心中似乎残存着某种烙印，他的直觉要将眼前的朋友藏起来，甚至不惜压抑自己好奇勇敢的本性蜗居起来，不去冒险，不去旅行，不到新世界去。雾崎很快厌倦了永恒，他总厌倦，甚至漫无目的地试探起一切的边界，“我要离开了。”
“但几天前你还说不会离开。”光太郎丢开凿子，扑到他身前来，眼睛亮亮的：“但我喜欢，你要去哪？我可以和你一起去么？”
泰罗等候多时了。
雾崎碰了碰他的脸，他亲昵地吻他的腕心，泰罗，他的老朋友，心是一团不熄灭的活火，永远热情，永远自由。托雷基亚甜蜜地问：“哪里我们都一起去么？”
“一起。”
“我厌倦活下去了。”他咧嘴一笑，笃定地注视着预想中即将神情大变的光太郎，“我打算去死。”
泰罗一言不发，敏捷地爬到岩石上，望着湍急的河水深呼吸两次，回头看他：“我在这儿遇见你，现在我要从这儿跳下去么？托雷基亚？”
雾崎瞪着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“没什么比你重要，托雷基亚，我愿意跟你去征服死亡。”阳光下他敞开双臂，轻松自如，“我们一起？还是我先跳下去？”
光太郎很健康，铜似的皮肤，匀称结实的身躯，年轻，难以想象他能一派轻松地说出「死」，而他温柔的眼睛深情地望着托雷基亚，对雾崎、对自己的爱情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，泰罗有勇气作茧自缚也有勇气死。托雷基亚僵硬地盯着他，而后突然放声尖叫，一路奔向树林，逃离阿穆尔河也逃离泰罗，光太郎追赶他、捉住他、捕获他——正如他从河水中捞起昏迷不醒的托雷基亚那样，双臂紧紧拥抱着他。
雾崎并不挣扎，一动不动，柔顺地由着泰罗搂抱自己。
托雷基亚施展不出任何伤害泰罗的本事了，泰罗也不需要为他忧虑。水从地上逐渐消退，他们如此生活了一百五十天，巨大八面柱形的水晶从天而降，格里姆德展露出它金色的独眼，它不停地冲托雷基亚——它的另一半咆哮，而无论如何左突右撞，一颗咚咚作响的心脏牢靠地维系了整个封印，那颗心脏锁头似的封堵住了格里姆德的全部出路。光太郎拉住他的手："快逃，托雷基亚，它瞄准你了！"
"不……"托雷基亚回望他，对泰罗的憧憬和勇气使他鼓舞："轮到我来保护你了。"
"我听不清！"光太郎耳边只有飓风的呼啸。
雾崎从怀里掏出他的奥特勋章，坚决地塞进他的手里："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了！你也是时候想起来了！"
"托雷基亚！"
他心跳个不停，浑身都在发抖，没人比他这曾向邪神献祭过自己的人更明悟格里姆德

可怕的威力了，但雾崎只是一昧地向前奔跑，他渴求重获自己曾经的力量，渴求能从致一切毁灭的破坏中得到保护所爱的力量，哪怕是一切渴求都是虚妄，他也愿在战斗的幸福之中与泰罗一同赴死，没错，要么为之一死，要么凯旋，不再有别的结局！托雷基亚知道自己正是要如此战斗。雾崎仿佛在眼前看到一抹暗淡的幽蓝色光辉，他眨了又炸，那光芒却并未消失，他转身看向光太郎，在泰罗的注视之下眼中放射出的光芒使他找回了曾经的身躯。托雷基亚模模糊糊想起童年时牵着泰罗的手在太空中漫步，泰罗是他的双臂，他则是泰罗的灵魂和翅膀，那时他们如此亲密。格里姆德向这背叛者怒吼，托雷基亚不停地攻击格里姆德，近乎于绝望，那时，飞出的王冠迅雷般击退了格里姆德，泰罗走到他身侧："一起战斗吧，托雷基亚！"
托雷基亚浑身的光芒都为他沸腾。
奥特签名在天边闪烁，把晴日照耀得更为明亮，托雷基亚从格里姆德死去的躯体上拾起泰罗的奥特心脏，那强健的心脏在他手中跳个不停，他惊讶又喜悦，仿佛这一刻他与泰罗再不分离——
"我知道您一定不会死去的！"那是梦比优斯的，"胜利属于您！"
"父亲！果然！"泣不成声的是泰迦，他一手攥着泰罗的披风哭个不停，他身旁成熟稳重的贤者示意风马把披风还给泰罗去。
玛丽、肯，他的父母，还有泰罗的兄弟们也去祝福他。
托雷基亚静谧地望着他，河水却永远奔流、永远喧嚣。
泰罗笑着说："来，托雷基亚，我们一起回到我们的世界去。"
他停顿一下，也笑道："好。"
他肃穆地将奥特心脏还给泰罗，托雷基亚的抚摸令泰罗自满他罗骄傲地望着即将与他一道返回M78的挚友，托雷基亚也凝望着他的眼灯。
战士间升腾的喜悦之中，他一把抓住泰罗变成投枪还未收起的王冠猛然向自己胸口一刺——痛苦之前，他前所未有地自由——恐怖的自由，好似一条不安的河流终于冲出河堤，在奔向毁灭的俯冲之中，在那儿他感到自由自在。

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